

金玉王朝

风弄 / 著 王 / 绘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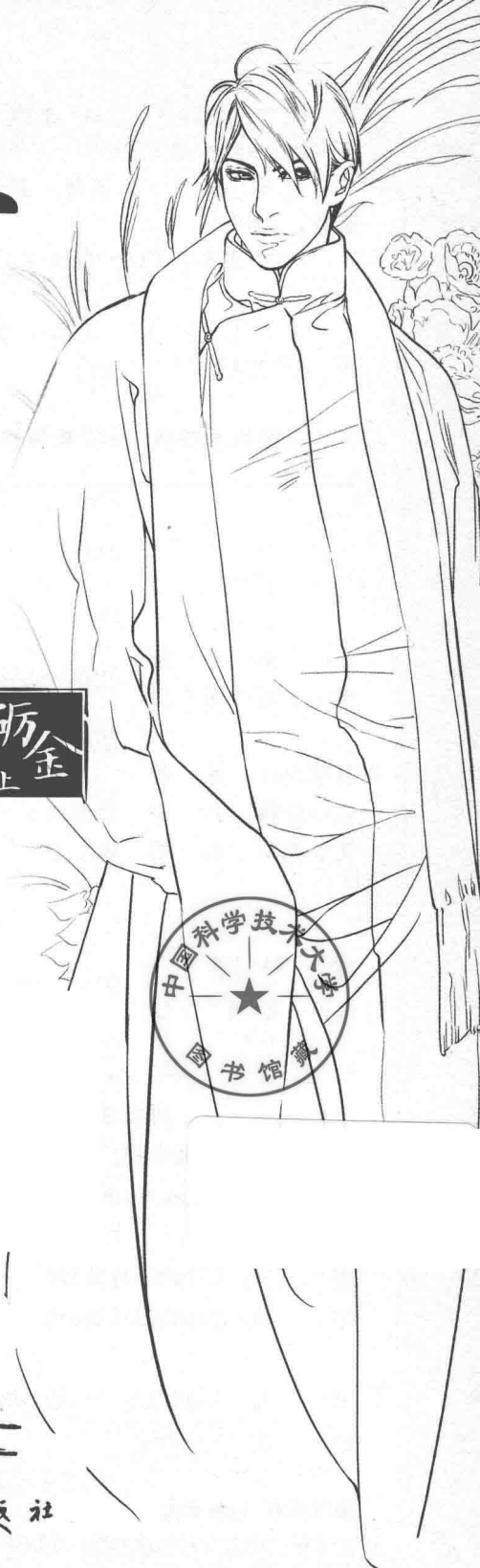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金玉王朝

30

砺金
上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玉王朝.3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22-9944-7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0717号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金玉王朝 3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栋)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22-9944-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目录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42
第五章	054
第六章	065
第七章	075
第八章	092
第九章	113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1
第十四章	204
第十五章	216

前情提要

来自没落的军阀家庭的宣怀风，为了姐姐的家庭，而不得不在权势滔天的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宣怀风和白雪岚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不过，白雪岚遭到暗杀，却扭转了这个情况，宣怀风发现，自己居然会关心那个喜怒无常的长官了……

金玉王朝

30

金玉
上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玉王朝.3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22-9944-7

I. ①金…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0717号

主 编: 乐 坚
策 划: 卢 卫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编辑: 卢 卫 张维辰
文字编辑: 咕 噜 愚 子

金玉王朝 3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栋)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22-9944-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图书印装质量出现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7608715-321

目录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42
第五章	054
第六章	065
第七章	075
第八章	092
第九章	113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1
第十四章	204
第十五章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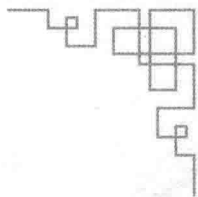
前情提要

来自没落的军阀家庭的宣怀风，为了姐姐的家庭，而不得不在权势滔天的海关总长白雪岚手下当副官。宣怀风和白雪岚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不过，白雪岚遭到暗杀，却扭转了这个情况，宣怀风发现，自己居然会关心那个喜怒无常的长官了……



第一章





宣怀风从小院里，嗅着晨光中飘来的槐花清香，慢慢踱步出来。

走了一会儿，忽然醒悟过来地停下。

不由失笑。

真是，这阵子习惯了每天一起床就往白雪岚房里去了，可现在白雪岚在自己房里睡得正香，自己走这个方向干什么？

今天总署那边文件还没送过来，也不是处理公务的时间。

他便挑了水边的石板路，一边欣赏着清新的晨景，一边往小饭厅去。到了厅前，忽然听见张戎的声音，远远地在后面打招呼：“宣副官，您起得早啊。”

宣怀风不由停下脚步，朝他点了点头。

张戎转眼就跟上来了，笑着问：“吃早饭呢？”

“嗯。”宣怀风问，“你也还没吃？”

张戎呵呵一笑，“瞧您说的，我算哪根葱，敢到这正经饭厅吃饭？就算吃了，那饭菜也要贴着脊梁骨下去。我是过来给那一位端早饭的，好歹过门也是客，总长没空招呼，我们当下人的总不能没空吧，您说是不是？”

宣怀风见他朝自己挤挤眼，就知道他在说谁了，有些惊讶地问：

“他还没走吗？”

张戎说：“没呢。在总长房里坐了一个晚上，我看总长没发话，他也不敢就这么不吭声地走人。要是惹得总长心里不痛快，他这碗饭以后也不用吃了。”

宣怀风心里歉疚起来，忙说：“这样让人家一宿不睡地等着，实在不应该，我去看看他，请他先回去吧。”

转身踏下一步石阶，忽然又觉得不妥。

白云飞是个身份颇尴尬的人，白雪岚把人家丢在房里一晚不闻不问，现在自己一大早过去请人家出门，很有争宠炫耀的嫌疑。

而且，白云飞和奇骏也是很熟的，宣怀风想起日后白云飞再遇见奇骏，不知怎么说这回事，心里倒有些微微心虚的忌惮。

宣怀风想了一会儿，又回头把张戎叫住了，说：“劳你帮我走一趟。把早饭端给白老板后，和他递一声对不住，就说昨晚总长遇到紧急公务要处理，冷待了他一夜。因为署里事情还没完，今天只能请他先回去，等总长把事情都处置好了，再亲自过去谢罪。”

他说一句，张戎就应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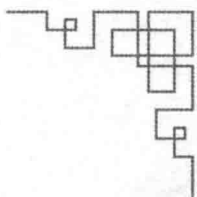
宣怀风说完了，见张戎还站着不动，扬扬手说：“去吧，不要让人家老等了。”

张戎便知道他是不懂这里面门道的，脸上笑得有点暧昧，低声说：“宣副官，该给人家多少，您总要说个数目，我才好和账房领啊。”

宣怀风这才醒悟过来。

但他家从前，父亲和手下那班军官虽然也常叫堂子，却大多是在外面的，很少叫到大宅子里来，况且，就算叫到大宅子，宣怀风也不是负责给钱的那个，谁知道该给多少呢？





宣怀风便踌躇了，向张戎打听：“一般该给多少呢？”

张戎说：“这就不清楚了，平时都是看总长的，总长说给多少，账房就出多少钞票。少的二三十，多的一两百，有时候总长高兴了，给四五百也是有的。”

他算了一下，给宣怀风出主意道：“这一位到底是个名角，人家又在这里过了夜的，给少了，让别人说总长小家子气。依我看，怎么也要给个三四百的。”

宣怀风无端端的忽然有些不自在起来，摇了摇头，“总长昨晚并不在那房里，和他清清白白的，好端端给一笔大款子，反倒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对总长名声不好，对白老板名声也不好。”

张戎用古怪的眼神往他瞅了一眼，压低声音，“您这话，嘿，真是，唱戏的还讲什么名声？他又不是只到咱们这一个公馆，其他人家的公馆难道他也是守空房？早就没清白这回事了。这和逛窑子一个道理，不管床上有没有成事，姑娘进房过了夜，都要算钱的。”

宣怀风虽然知道他说的是白云飞，自己却不知为什么一阵难受。

忽然又想起“其他人家的公馆”，那么林家公馆必然也是其中之一了。

手指尖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不想张戎这精得鬼似的听差从自己脸上看出什么来，便作出沉着淡定的表情，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从账房里领五百块给他吧。人家毕竟空等了一个晚上，说话要客气尊敬。对了，叫一辆黄

包车送他。”

把事情吩咐清楚，叫张戎去办了，他才进小客厅。

腰腿都还在隐隐约约的难受，尤其坐在凉凉的木椅上，就感觉怪怪的，让人一点胃口也生不出来。

宣怀风勉强喝了半碗粳米粥就起身走了。

到书房走了一圈，打个电话到总署问了一下，估计今天没什么重要公务。

不想坐着，站着却又更不舒服，竟是坐立不安。

便去到后花园的大花圃，享受着初升的半暖太阳，徐徐踱步，看了好一会儿花。

琢磨时间差不多了，才慢慢往房里走。

回了房，走到床前一看，白雪岚居然还大模大样地睡着。他睡相真不怎么好，人伏躺着，手臂里紧紧把一个枕头宝贝似的抱住了，被子也差点被踢到一边，只剩一角虚虚盖在腰腹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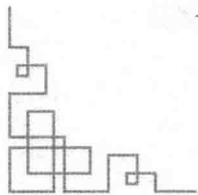
两腿一点也不矜持地岔开，很颇长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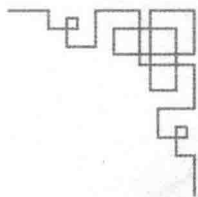
肩背则十之八九露在外头。

宣怀风看着，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脸上微微一红。

一样是留洋回国的，也不知道白雪岚在哪里练出这一身匀称结实的肌肉，难道他到法兰西去学洋人拳击了吗？

也不应该。





洋人的拳击手浑身肌肉纠结起团，一个个大野熊似的，倒不如白雪岚这样恰到好处的阳刚之美。

宣怀风一愕，忽然失笑。

自己怎么评价起这个来了？

自嘲地摇摇头，低下头，伸手抓住被子一角，轻轻往上拉，让被子把白雪岚露出来的肩膀都盖住了。

正要撒手，手腕上忽然一紧。

刚刚还一点声息都没有的白雪岚猛地翻个身，用力一拉。

“啊！”

宣怀风就站不稳地被拉到了床上，跌在白雪岚身边。

白雪岚意气风发地笑，“这可逮着啦。一大早，不声不响地到哪里去了？”不等宣怀风说话，便又像个得了玩具的孩子般，变着法子折腾了起来。

宣怀风对白雪岚这种举动，向来是不赞同的，下意识就扭着头躲，可恨白雪岚天生一股神力，两臂虽然没有勒紧，却像个恰好的圆箍一样圈着他，把他圈在身边。

越见宣怀风扭脖子转脸，白雪岚越新鲜起来，逗小猫似的眯着眼笑，贴着下巴往他颈窝里凑过去。

宣怀风脖子怕痒，被他这一作弄，猛地缩紧身子，不禁呀了一声，蹙起眉来。



3

砺金
上

010

索性就不动了。

白雪岚怕起来，赶紧问：“怎么？伤到你了吗？”

一下子，连手带嘴都老实了，坐起来一个劲打量他上上下下。

宣怀风翻过身，趁机下了床，忙离床走了两三步，才回头去看白雪岚，说：“大清早的，你就不能规矩点？”

白雪岚听他语气，虽然冷冽，却还不算太生气，心里松了一口气，一边下床，一边说：“还立这些陈规矩，要憋死人吗？”

大大方方把床边叠好的衣服拿起来，看一眼，心领神会地瞅宣怀风一眼，“辛苦啦，本该我收拾的，倒劳动了你。”

正打算穿起来。

宣怀风始终不惯看他像洋人那般，老是裸着身子在面前晃来晃去，真是惊世骇俗得可以，赶紧别过脸，说：“到屏风后面去换。”

便听见一声戏谑的笑，钻进耳里。

但白雪岚还是拿着衣服，到了屏风后面。

不一会儿，穿好了转出来，笑言：“沾了你的味道，真好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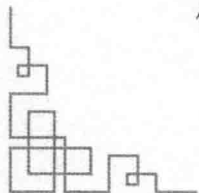
举起衣袖，自己先就嗅了两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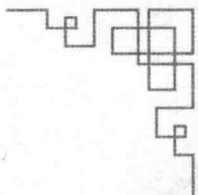
宣怀风被他这些疯魔举动弄得脸红耳赤，只好说：“你该吃早饭了，不然枪伤未好又添个胃疼的毛病。”

白雪岚问：“你吃了吗？”

宣怀风点头，想起来道：“对了，你的客人，我代你打发了。”

便把请白云飞先回家，另附送五百块钱的事大略说了说。





白雪岚不太在意地听了，闲闲说：“我昨晚是怠慢他了，亏着有你，比我想得周到，多谢。”

宣怀风也自觉这事做得不失体统，嘴上说：“不敢受你的谢，只要你别说我赶了你的贵客，我就安心了。”

白雪岚笑起来，“怎么会？天下只有你才是我的贵客呢。”

待要贴过来，宣怀风已经知机往房外逃了。去到门外，他才回过头来说：“你先吃早点吧，我打电话问过了，今天署里事情不多，我喜欢早上这股子清清淡淡的风，先到后花园逛一圈，再去练一会儿枪。”

果然往后花园去了。

其实他不久前已经逛过一大圈，现在跑去后花园，只是因为白雪岚面前有些不可言的羞赧。

话既说出了口，只能装模作样地在水边石径上踱了一个来回，没多久就腻了，身上原不舒适的地方，大概因为动弹过，渐渐也消了大半的辛楚。

于是就想起白雪岚来。

自己不在房里，白雪岚多半不会在房里吃早饭的，宣怀风便打算去小饭厅走走，不料半道上遇见一个听差，一问，听差说：“总长传唤，早饭端去书房吃呢。”

宣怀风就折回来，也不经菱花门，另穿一条僻静的花柳小径，往

书房方向走。到了窗下，他恍惚听见白雪岚的声音。

宣怀风不禁站住了脚，仔细一听，不是白雪岚还有谁？正在书房里不知对着谁吩咐：“太少，再加两千送过去。”

接着，又听见管家的声音了，说：“是，这就叫个听差的把钱送白老板家里去。”

宣怀风一怔。

白雪岚在房里面爽快利落地说：“不用别人，叫司机开轿车，你代我走一趟，也给白云飞在家里人面前长长底气。”

宣怀风以为这话是对管家说的，不料倒听见孙副官应了一声：“好。”

这才知道竟是让孙副官亲自去。

不一会儿，管家从书房里面出来，看似去账房取现钞，宣怀风站在花荫下，又是在另一侧，管家丝毫也没瞧见他。

宣怀风僵立了好一阵，心像被一股文火微灼着，既委屈，又感羞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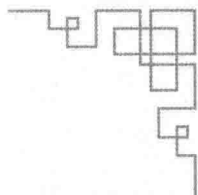
他竟不知白云飞在那人心里地位如此高的。

五百块是严重委屈白云飞了，枉自己还傻瓜似的出头料理，白担个越俎代庖、吝啬小气的罪名。

一时想着，手足都一阵冰凉。

又听见管家走后，书房里只剩了白雪岚和孙副官两人，白雪岚轻描淡写地问：“昨晚听见了什么没有？”





孙副官很坦然地说：“是那枪声吗？怎么会听不见？幸亏我来得快，见有个护兵端着枪想踹门进去保护总长，赶紧制止了。再一听里面的动静，果然是好好的气氛。所以我就要他们安静地都散了。”

白雪岚笑了，“这‘好好的气氛’几个字，真是用得极妙，亏你想得出来。”

宣怀风听他这一笑，掌心便又更冷一层。

仿佛一把小刀子割着心。

想来在白雪岚心里，自己不过也就是优伶一类的角色，身价未必就比得过白云飞了。

不然这种私密的事，怎么拿来和别人谈笑呢？

真是瞎了眼！

他越想越气，心里便想象着昨晚本该如何斩钉截铁地拒绝，又该如何痛下狠手，一枪把这恶棍杀了，方不至于受这样的玩弄侮辱。

一边想，一边沉着脸转身，沿着长满爬山虎的青溜溜的墙根往后走，也不回房，知道要出大门，没有白雪岚同意是一定会被拦住的，便索性去了后花园，往假山下面黑黝黝的石洞里走。

到了尽头，触手都是带着湿气的石壁。

他也不管地上脏不脏，就背靠着石壁坐在地上，默默地气愤难过。

永远待在这里就好了。

再也不想见到白雪岚。